

绝美时代

绝美时代

前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绝美时代

前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绝美时代 / 前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360-7776-8

I. ①绝… II. ①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753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陈崇正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付诗意
插图提供: 严前海

书 名	绝美时代 JUEMEI SHIDA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875
字 数	130,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①

绝美时代

001

②

《绝美时代》之评

187

智性叙述下的人性欲望／李石

189

内省之作：面向内心的掘进与抗争／陈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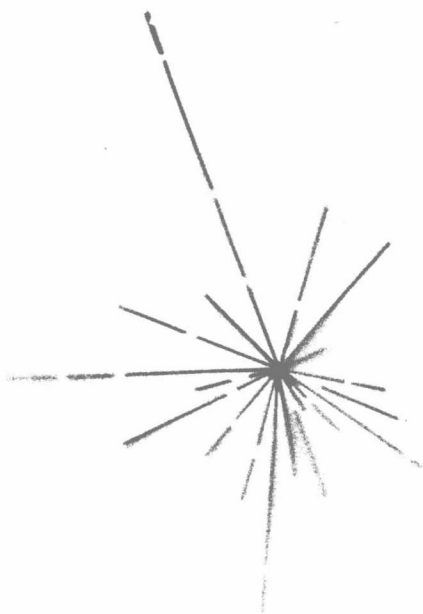
206

我们时代的『惯例』与『参与』／黄忠顺

212

绝美之欲的语言游戏／陈基阳、王哲、李桃杏、陈玉婷

217



绝美时代



18岁那年，我的父亲就在外面找了个女子。我是说我18岁。从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吵闹声中，我知道了那个女子的名字叫曾霞。我对曾霞一点也不好奇，没有想见到她的冲动，更不会如妈妈渴望的那样，好好地去暴她一顿青春组合拳。我倒是更害怕妈妈在争吵中，把有关于她的一些消息透露出来，如她几岁，她老家在哪里，她读了多少年的书，这些消息透露得越多，在我觉得，她就会越来越接近我，好像一条原本并不存在的蟒蛇，渐渐地把我围缠紧，叫我呼吸不顺畅，叫我生活不自在。这我不喜欢。所以，只要一听到他们争吵，我赶紧

离开，借故也好，装聋作哑也好，不辞而别也好。我感觉得到，我父亲对我的做法颇有好感，我猜想，可能在他看来，这是我作为一个男性公民成熟的标志，因为我不会动不动为这种本来就难分好坏的事火冒三丈。

好在那年我考上了大学，逃离了他们的吵闹。我母亲是经常打电话给我，要我和她站在同一条战线，与父亲决战，不惜一切代价。她时而激愤，时而哭泣，时而理性，时而失控。她的电话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她说她知道我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如果我提出决绝的话，料想我父亲会退守，至少不会跟那女人生下孩子。我当然知道我在我父亲心中的地位，所以我从不高估自己。我不能跟我的父亲一刀两断。再说，他也没有这个意思。我何必自讨没趣。他虽然比较少打电话给我，我也少打电话给他。这也难怪，如果我们通话，讲到父母之间的事，而这又是我们家的大事，那谁都不愉快；不讲吧，好像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又挺虚假。不过，银行卡上的数字都是准时到达。我的学费和开销，都需要我父亲的支持。比如，我能够轻易地和好几个女孩轮流约会，没有父亲供应过来的粮草，我如何拥有家境贫寒的男孩子所不可能经历的艳福。有这些艳福与没这些艳福，不管是当时感觉，还是后来回想，那是完全不一

样的。

我母亲没有给我大学好面子。她竟然找到我的班主任，要我班主任找系主任，要系主任找校长，为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孩（她最时常的幻觉）父亲长年累月不接待，大学应当发表在一个声明中表明一种良知性的立场。母亲弄得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不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表现出一个生意人应有的表演技巧。我内心对我母亲无比怨恨，但我在同学面前以异常平静的语气陈述一个妇女的艰辛，不仅得到男同学的赞赏，女同学也以各种表情对我对负心男人的不屑投来绿草如茵的眼光。所有的表演，所有的目光，比不上我的一个同学的话，他说谁能说你母亲的痛苦不是太阳的光辉。可恶的是这个同学后来竟然忘记他说了什么，他劝我说，没有什么事是一个人不能对别人做出来的，这才是事物的真相。事物的真相，在我这里，是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和宽宏大量者，是人类良心的认知者，问题是我的内心如炎症般的难受与自卑。我有时跟在一个大学女教授的身后，莫名其妙地想是哪个原子的排列发生错位，结果她不是我的母亲。

读了四年大学，找工作时我开始犯难。回到家乡的那个城市，就要面对父母的困境（不如说是母亲的困

境)；不回去，又没有可以开脱的借口。去美国留学吧，英语一直是我的弱项（我不认为英语好的同学就比我聪明或者能干；我跟大学同学开玩笑，我永远过不了六级，我总有一天会写一本英语畅销书）。我一时慌张，去考研究生，没有考上，英语和政治失我两马前蹄。父亲给我电话，让我到当地检察院。我说我打算留在读书的城市。父亲一阵沉默。母亲越来越歇斯底里。我已经不敢告诉她我跟别人合租宿舍的电话。她会向宿舍里任何接电话的人倾诉她那些在古装戏里或者在下层民众与上流社会中流行性的哀伤。她以为向任何人倾诉她的哀伤，这哀伤就会拢聚成善良的感情，滋润我父亲的心田，我父亲会驾驶满载悔悟的卡车，在她面前鸣响令人激动得流下泪水的喇叭。母亲的言行很损我已经残缺不全的自尊。我走到哪里，我母亲就拿起墨桶往墙上泼洒，我就得在后头故作镇静地清洗。这样下去，不是明年而是下一刻，我的情绪会比我的母亲更加过分。

父亲和母亲终于离婚。在离婚判决的前一个月，父亲在我读书与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房子给我。这套房子在当时算是非常的风光，可以看到大海，看到围困海水而形成的一个超级人工湖。我记得去看那套房子时，公寓下边的一间音像店正在让一首隐隐作痛的歌完全遮

盖，与我的心情并不合拍。我没有告诉母亲关于这套房子的事。我母亲来这座城市看我，我还是带她去了那间小出租屋。我母亲责问我为什么不从那个万劫不复的父亲那里要钱买间像样的房子，我哼哼唧唧没有明确答复。他们离婚，父亲明确的财产损失了不少，划一半归我的母亲（她哪里知道我父亲到底挖了多少金矿；高明的是，我的父亲买定了母亲家的关键人物，让他们不必发不雅声，不必挑伤面子事；毕竟，我是父亲和他们的不可分割的纽带——按照他们向我复述的父亲陈词）。我母亲将她得来的那部分钱，用她的名义，给我买了一套房子。这样，她就可以常住在这座城市里了。这不是我愿意的。我跟母亲说，我还是一个人住的好。我母亲可受不了这样的安排。我只得偷偷辞了职，到一个她不知道的单位去上班。如果她知道了我的新单位，她又会到那里去找我，逢人便讲述我父亲的冷酷无情。我知道绝大多数的人会将此事理解成父亲风流成性。我母亲怎么会知道呢。她也许从小看透秦香莲的故事，以为世风世情依然如故。有一阵子，她找不着我。她呢，住在她在这城市为她自己买的房子里。是二手房。我知道那阵子她非常难过，我甚至想象过她为此会走向我们谁也看不清的黑色中去。但是母亲很坚强，远远超出我所想的坚

强；我指的是好坏要说下去有机会要闹下去的坚强。所以，当我敌不过自己的内疚的时候，我就会时不时地，通过公用电话，跟她聊几句。她会质问我的电话号码为什么不给她，我就会说一通谁知道都是在骗人的鬼话。实在有愧于内心的时候，大不了，我会时不时地换下号码——母亲当然不会在意这给我的生活带来多言难尽的困扰。

我还是把内心塞满灰烬的折磨透露一点给妈妈的妹妹。她排除困难，过来陪妈妈。姨妈带她跳广场舞，妈妈体内的酸性随着浑身大汗淋漓而去。三个月下来，妈妈神色好多了。姨妈要我去看她。我跟妈妈一道吃了晚饭。妈妈有一个了不起的胃，所以她做的食物与厨艺无关。她没有责怪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探望她，不关心她的“死活”（腔调有点高，理会了姨妈的眼神，她将调门放平）。她问我现在住在哪里，我吞吞吐吐。她见状不再追问。她正常了，我乐见其成。一两星期，我都会去见她一面。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但看得出，有我在，她还是比较放松。她变得跟从前差不多一样，家里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说话不紧不慢，对有趣的话会发出笑声，会跟着电视上歌星的永远小痛小痒不痛不痒歌词亮相上几个字。

我二十五岁那年，妈妈和我谈到对象问题。我并不着急，可是她很着急，就像是要找一个她的接班人，因此她才得以解脱。她问是不是没有房子，工作不理想，找对象变得心灰意懒。我说不是这样，都还可以。她问我都还可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有房子，我的工作也不错。我说模模糊糊用差不多搪塞。她从我的答复中一定揣测出什么蛛丝马迹，于是拼了老命地追问我的房子在哪里，我的工作在哪里。这时候我才告诉她我只是敷衍了事罢了，为了省心罢了。她大声地骂我卑鄙，跟我的父亲一样的卑鄙。我想跟她解释，她不依不饶。她对我可跟父亲不一样，她不敢对父亲动手动指，对我可不客气。我身上让她戳出不少的窟窿，跟姨妈打了招呼，就走开了。

那天我还在上班，姨妈告诉我，妈妈自残。我走过长长的走道，上了电梯，到一间大屋子里，向领导请了假。到妈妈住的房子，里面血迹浓重。妈妈已经送到医院。医院给妈妈打了镇静剂。姨妈跟我商量，接下去要怎么办。我说我会想想办法。姨妈见我紧锁眉头，悄悄地告诉我，如果没有办法，就只能将妈妈送到精神病院了。我抬眼望望医院花坛上难得几只麻雀，几只麻雀拾掇医院，想想，也是个办法。妈妈醒来后，的确像是不

认识我了，也不认识她妹妹。在医院里折腾了一个星期后，我和姨妈还是将她送到了安道口的精神疗养院。那个地方当然是闹中取静，据说周围的居民很有意见，每每上书市长，要求它更换地点，因为哪一天里面的人提着马刀如同回到三国或者水浒，谁敢保证？每个月，我都会去看她两次。那里面的人对她还好。我有时私下里给护士或医生一点钱，期望他们对我妈妈尽点心；我明白我背过身，他们对我妈妈如何冷淡、如何折磨，我看不见也听不见，这与我听不见看不见传说中的无数杀戮一模一样的令人安宁。

父亲那头的事也没有断过，嗯，没有什么麻烦事。只是听说父亲有了新的孩子（你多了个新弟弟）。我笑笑，没有说祝贺之类的话。说出讨好他的话，他也不一定喜欢，再说，我是不愿意。我对那个新弟弟既没有感应，也没有想拉手指的激动。父亲跟我吃过几次饭，从没有带过他的妻子。后来我想，这恐怕是我没有主动邀请，他也不太方便这么做吧。如果这几个人凑到一块，在旁人看来，父亲本来就是个祖父级的人物，这对他的自尊不是来杯柠檬茶。父亲不提妈妈的事，我更不提。我知道，提起这事，对我们两个人都不是愉快的事。说不定，还会爆发冲突；他这么想，我这么想。其实我和

父亲的共同点也就是母亲。我们不谈共同点，好像我们没有共同点。这很郁闷，也很有趣。父亲问我工作上的事，见我不想多谈，话题便叉开，谈到他的生意。可能是无话找话吧，他谈了跟他的生意有关的事，比如像他这类的地产商，重要的是敢不敢对某些人出手大气。大气是航空母舰，可以劈开千层浪。他说他现在开发楼盘，在好几个城市都有。楼盘不是很大，不过做得顺风顺水，但愿日子就这样下去。他说人要活在那种挡钱挡不住的分上。然后他旁敲侧击，说要是我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不如意，不如到他那边做事，那意思也像是事业又不是他一个人的样子，不过不能太确定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反正他是个生意人，我看不出他有多精明，他今天的样子又表明他是少有的精明。我是不太愿意谈我的工作。见我不太乐意碰这一块，他自嘲又是嘲讽地一笑，那意思大概是，不要让岁月证明你是一个傻子就好。

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发现，我的所有的重点是如何寻找法律漏洞，或者，如何规避法律的追寻，如果它是一条嗅觉灵敏的猎犬的话。有时一只老虎在追捕一只鹿，鹿对虎说，给你一只鸡吧，虎使使眼神同意了。作为一个职员，收入不算少，这不假；这样的工作

做得越久，心理会越来越不愉快，这也是真的。所以我不愿谈。我不想在这这么一个能干的人面前发牢骚。我对我父亲好感的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向谁发牢骚。这是我的印象。如果父与子有什么相像的话，就是我们都不想在人面前发牢骚。如果有时发，那也是一种策略，一种计谋；真正深藏于胸的东西，是不想轻易捞出来让人看的。我很快就发现，世界很大，事情很多，我做过的事，别人既不在意，也不漠视，有些曾经让自己很为难的事，其实身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我跟同事或者朋友出去喝酒泡脚，其实对他们并无什么特别的好感。朋友中，难免有搞地产的，这让想知道父亲到底在干些什么，于是也打听了一些信息，心中有个大体上的谱。我一直没有那种义气上交往很特别的朋友，首先是不想跟别人特别，别人向我特别的也有，我认为那只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犹如累了需要休息一样，并非真的将什么东西托付给你，再说，我能将自己托付给谁？其次，在职场中奔跑的人，都在转圈，总统书记，科长股长，经理老总，都想将自己的风光强加给你，你也想将自己的风光强加给别人，看上去大家特别用功特别有势头有能耐，嗯，我们看历史时倒是清醒看大家在用功时，就不清醒了。我经常想我要跳出这个

圈子，找到一种最能让我不受拘束的职业，最后选中了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我不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圈子，同样要圈住无数哀怨的灵魂，至少它是我没有更好去处时的可以接受的地方。于是我决定再次报考研究生，报考最放松的专业，电影研究。电影院里的电影可以不看，光碟横陈的地摊才是进入光影隧洞的飞毯。管理地摊的无业游民是这个时代的荷马，荷马只是远古到处流浪的盲艺人。那些在三轮车上排开光碟的游民，正是在发放前往梦幻世界的通行证。他们面目模糊，声音沙哑。好了，沉浸那些光碟里的大腿和胆量，又可以不愁吃穿，何苦贸易来着？至于是不是结婚年纪（我妈妈关心的就是这个），它永远处于虚构状态，不能因为这种状态，了结职业上的轻松。我后来想，这可能是个托故。真正的冲动来自于开辟出一条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生线路，不是对他最大的嘲讽和打击？你想想，做贸易，来来去去就是为了钱，我不太认为在贸易上玩的钱能胜过我的父亲，那么我与父亲在职业上硬对峙，无胜局的把握。至于电影，那就不同了，他不在行，而且我想他也多多少少明白钱这东西远不能决定胜负，特别是他一定看了无数比他不行的人挣的钱让他感到像个穷人时。

我妈妈进疗养院改变不了我什么，我父亲就不同